

明鑑易知錄

明鑑易知錄

宋紀

神宗皇帝

丙辰九年春正月交趾陷邕雍州知州事蘇緘死之交人圍邕今廣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

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尸於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

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曰忠勇章惇招降五溪蠻使

石聞欽廉陷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見五十四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救也濟安

石怒自草救榜詆之而以天章閣待制趙鼎為招討使宦者李憲為副將兵討之既而鼎與李憲議事

不合帝因問鼎孰可代憲鼎言遠老於邊事願以為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即林邑見四占臘

亦名真臘合擊交趾秋七月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呂惠卿既出守陳見六而張若濟之獄見四

久不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

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宗橫宏之末數方命虞書方命則族注方命逆命而不

也猶言敗類矯令罔上要選君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零零言其情安石咎之零忿患疽發

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為縮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黜安石安石

曰縮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縮操心頗坡僻賦性吝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

斥知號州今河南河南八月罷粥粥祠廟司農粥祠廟於民應天府見六關過伯堯子堯之子為

於商丘左傳襄公九年商丘氏之火正微子紹殷後宋即商丘廟皆在粥中判官劉擊歎曰一至於

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驚願託擊為奏曰關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為

張方平記劉擊為奏

網鑑易知錄 卷十六 宋神宗 原卷七十二 一至四

國家盛德所乘親六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同又有雙廟在歸德乃唐張巡許遠十五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賈小人規利元稹清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傷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神廟皆得罷粥冬十月王安石免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事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

零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卷五九判江寧府現上卷二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呂惠卿福建泉人所誤也充子安持雖娶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為數朔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免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

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雖病已深猶未至膏肓荒心下為傳成公十年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白彼良醫也懼傷我馬逃之其一日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自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交公曰良醫也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充不能用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

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為欺而賢京故召用之十二月郭逵敗交趾兵于富良江在安南李乾德降詔宦者李憲節制秦鳳卷三十七熙河現七諸軍

丁巳十年春二月王韶免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畧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朔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今江西南昌府秋七月河決澶州今直隸州九月河南今河南雍卒目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現主角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見二十四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邪程顥嘗與雍

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諱節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司馬光張載顥頤晨夕候之卒年六十七顥為銘墓稱雍之學純一不雜注洋浩大就其所至

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諱節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司馬光張載顥頤晨夕候之卒年六十七顥為銘墓稱雍之學純一不雜注洋浩大就其所至

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諱節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司馬光張載顥頤晨夕候之卒年六十七顥為銘墓稱雍之學純一不雜注洋浩大就其所至

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諱節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司馬光張載顥頤晨夕候之卒年六十七顥為銘墓稱雍之學純一不雜注洋浩大就其所至

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所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於世元祐哲宗中賜謚康節

靜軒周氏曰雍未嘗出仕乃布衣耳何以書錄賢也然何為特書河南而不曰處士蓋雍著書立言抱道自樂雖躬逢成世而無一毫富貴之心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程子稱其此不一不雜江洋浩大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是誠豪傑之才也河間之學耳豈他處士者之可比哉綱目書曰大河南士則不足以盡其美必曰河南郭雍卒表其為河間之學人豪無出其右者其子之深矣此皆綱目之特筆也

有得則識

橫渠先生

呂氏著錄  
罷程頤

冬十一月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載自崇文歸見七十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至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蔽衣蔬食寺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附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世稱橫渠先生所著正蒙西銘行於世程頤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戊午元豐元年春閏正月曾孝寬罷以孫固同知樞密院事初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知真定真定府至是帝思其先見召用之秋九月以呂公著諱向同知樞密院事公著在翰林帝嘗以釋老之事語之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默然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算無遺策為陝西轉運副使八年改三司使洮河上卷用兵

益得展奮由文俗吏得大用冬復置大理獄

己未二年春二月召程顥判武學既而罷之顥自知扶溝縣今河南開封府扶溝縣召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

何正臣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為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兼包豈悉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

綱鑑易知錄

卷十六

宋神宗

二 原卷十七 五至八

有本末昔在言路謂為史見十二卷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兼所除武學亦未為仕宦要津而

小人斷斷親十七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顯竟歸故官

夏五月元絳罷以蔡確參知政事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鞅監察御史因為之用

知帝已厭安石即論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以貫直文彥博言濬川把非濬河之具熙寧六年

水監丞王令圖以河北流閉已久請開脩直河王安石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

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今第見水即即濬川安石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

濬之費幾百千萬帝遣知制誥熊本行聲視也以文彥博言為是確遂論本附彥博本坐罷確因代其

職改知諫院判司農事親記希欲得臺端因論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而確

得中丞猶領司農會太學生虞蕃訟博士受賄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及元絳子者寧

以下皆逮見十九卷繫遂劾絳為子有所屬祝請出知亳州揚州鳳凰確遂代其位確自諫院為參知政事

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叱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

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遵何約束親二十一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怪之法遂

不變冬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太皇太后者仁宗之后太尉彬之孫也觀其訓神宗之言宛然乃祖

參雖然要亦杜太后作則於其始也厥後英宗之后高氏源流為深長也帝事太后極誠孝后亦慈

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朔請召弟倫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倫曰此

非汝所當得留趣促遣出焉帝嘗有意於燕見六一卷三一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后曰事

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眩蓋也益吉也山相對而海本居其中開海自山而趨吉否得之不過南面受賀

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下知

湖州蘇軾獄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軾自徐州從湖州浙江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

蔡確皆以起獄奪人位

杜太后作則於其始也

蘇軾詩話

蘇軾詩

蘇軾詩

蘇軾詩

蘇軾詩

指蔽目

為誹謗時事錄久之且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

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摺摺地規四至於詩其過

微矣宜熟察之帝曰謹受教吳充申救甚力帝亦憐之會同倫起居注王安禮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

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心不能無缺願望也怨望今一旦致於理獄

獄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謹也行為卿賞謝也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賈古怨於眾恐言

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軾詠檜蘇軾詩曰根到九泉無由處世聞惟有螫龍知以為不臣帝曰彼自

詠檜爾何預朕事軾遂得輕比適也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說羊輩公為朋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

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畧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但貶軾黃州

今湖廣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第輒及誅皆坐誦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初鮮于侁幸

為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歎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立非賢恥也遂舉劉摯

李當蘇軾蘇轍劉邠范祖禹等及知揚州揚州江蘇會軾自湖赴獄親朋皆與絕交道出廣陵揚州侁往見

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問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

忍為以忠義分證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

庚申三年春正月以章惇參知政事三月吳充罷諭月夏六月詔中書詳定官制○詔秘書監劉几

等定雅樂秋七月現五卷出太微軒宮垣詔羣臣直言闕失王王安石弟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

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不導諸道乘權射石利

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賤

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疏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閣人言以自墜障今

以一指蔽目雖泰華華山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遂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九月定百官寄祿格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劾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

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

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

久欲收靈武靈武在陝西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允帥慶西慶州慶州在陝西使上平西夏夏

即諫常都夏州策其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以馮京為樞密使薛向

孫固呂公著為副使向尋免時同列質向以西此事多誤不對會詔民畜馬向既奉命旋

辛酉四年春正月馮京罷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縝同知院事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

後為呂惠卿所傾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才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榷

汴京為名執政不愧科名云三月章惇有罪免以張璪參知政事朱服為御史惇密使客達意於服

為服所白惇父俞又強占鞞民田民遮訴惇繫之開封事併聞遂免知蔡州汝寧府夏四月築河隄

低自大名大名府於瀛州瀛州在河北河復大決澶州澶州在河北小吳掃鞞鞞擬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立之

言宜自北京即大名府至瀛州瀛州在河北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詔從之五月立晉程嬰公孫杵臼

卷十 廟于絳州絳州在山西報其存趙孤也追贈嬰成信侯杵臼忠智侯夏人幽其主秉常秋七月詔

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之知慶州覲上俞允知帝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謀之細作報云夏

將李清本秦人說稅秉常以河南地卷二十六來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

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遂詔熙河見上經制李憲等大舉征夏而召鄜延見上副總管種諤入對諤

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

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首

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鄙生之說鄜生勸高帝立六爾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祝李憲固

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可為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

兵必為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之言是也帝不

三人不愧  
科名  
葉河隄

立二法廟

孫固諫伐  
夏

孫固諫任  
李憲



聽竟命李憲出熙河神諤出郟延高遵裕出環慶親六劉昌祚出涇原親同王中正出河東太原府分

道並進久十一月高遵裕等兵潰會李憲不至靈州即靈武而還

壬戌五年春正月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為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夏四月御史中丞舒亶有罪免

侍郎張瑛為中書侍郎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此王人彙征之時官制成改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既相屢興羅織卷四十六之獄

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書確小人不宜大用帝不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爾

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

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為容時李憲乞再舉伐

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指錢鈔五百萬緡貳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

鈔不可噉淡食也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出征之期才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

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憲宗元和十年正月吳元惟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

出於閑海寺宦官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

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以曾鞏為中

書舍人曾鞏能文章為歐陽脩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脩撰專典史事至是命為中書舍人時自三

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末幾卒呂公著嘗言於帝曰鞏為人

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穴用呂公著罷秋八月詔歲以四五月朝獻景靈宮帝以

先朝御容多寓寺觀貴乃作十一殿於景靈宮親六凡神御皆迎入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

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南郊先詣宮行薦享禮並如太廟春祀夏禴秋嘗冬

自有太廟帝與神宗此舉其謂之何或書給事中徐禧護兵城水樂神諤西討不能如志知延州陝

樂徐禧城水樂神諤西討不能如志知延州陝

宋神宗

富弼謀相  
蔡確

小人彙征

王安禮諫  
伐夏

訓辭典約  
而盡  
朝獻景靈  
宮

徐禧城水  
樂

宋神宗

四原卷七十一 十四至十七

西魏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附視也○平夏使虜不得絕磧磧直度曰磧為寇諤遂上其策於朝且言

興功當自銀州今岷州始帝以為然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往鄜延現議之禧至鄜延上言銀州

不如永樂觀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永樂依山無水泉種諤極言其不可帝從禧議乃詔禧護諸將往

城之而命括移府並微也塞審總兵為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饋餉禧以諤跋扈觀二奏留諤守延

州自率諸將往築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州若禧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祝曲珍

守之九月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

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以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禧兵陳於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白禧曰

此鐵鷄耀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眾

繼之珍銳卒敗奔還夏人乘之珍眾大潰會珍收餘眾入城夏人圍之且據其水若珍城中乏水已數日

渴死者十六七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為夏人所隔不得前諤然禧不遣救師會夜半大雨夏人環

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皆為亂兵所害惟珍走免將較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

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神宗以來用兵得夏設蘆延安葭吳堡義延安合延安米脂浮圖德在

西塞門延安府六堡而靈州現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

帝臨朝痛悼為之不食贈禧等官而貶括為均州湖廣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降珍為皇城使

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

大才疎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益為是也

○癸亥六年春二月夏人寇蘭州今府西州延李憲為熙河現上都總管夏四月遼大雪平地文餘

馬死者十六七閏六月司徒韓公富弼卒遺表大畧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漫成禍

患今上自輔臣下自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怒未解百姓

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較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閒稍遂生理兼

永樂之敗

鐵鷄

四月遼大雪

香山九老

洛陽耆英會

孟子配食孔子

封王季為邠國公

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陝西再圍保甲州縣奉行勢倖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弼早有公弼之望名聞夷狄遠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計聞贈太尉謚文忠

**綱** 秋七月孫固罷以韓縝知樞密院事安燾同知院事○八月蒲宗孟免以王安禮李清臣為尚書左右丞

**綱** 冬十一月太師文彥博致仕

**綱** 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

**綱** 卷六九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燕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辭詩祖道

**綱** 卷十六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

**綱** 坊作尚齒會人繪為九老圖內惟伏兼暮年未六十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剎

**綱** 沙州得法建僧寺為剎也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暮故事與預焉

**綱** 甲子七年夏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

**綱** 先是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軻楊雄

**綱** 卷九像於廟庭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為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為非是而止知鄆州

**綱** 州今山東濰州

**綱** 曾孝寬復請加封孟

子乃詔封為邠國公至是復詔孟子與顏子並配孔子

**綱** 又追封荀悅

**綱** 卷七為蘭陵

**綱** 見同伯楊

雄為成都

**綱** 今四川

**綱** 伯韓愈為昌黎

**綱** 今直隸永平府高黎縣

**綱** 伯從祀廟庭

**綱** 漢

**綱** 孟軻

**綱** 其

**綱** 當

**綱** 曰

**綱** 亂

**綱** 天下

**綱** 者

**綱** 必

**綱** 孟

子頌王莽是皆叛孔孟而反正道者也

**綱** 以二子從祀孔廟不亦謬乎

**綱** 秋七月王安禮罷

**綱** 冬十二月端

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綱** 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

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

**綱** 三館

**綱** 卷六四

**綱** 祕閣書籍給御府筆墨

**綱** 情帛及御前錢以

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光遂與劉攽

**綱** 劉恕

**綱** 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

光出知永興軍

**綱** 卷三十三

**綱** 以衰病乞開

**綱** 乃差判西京

**綱** 卷三十一

**綱** 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

局自隨光於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

**綱** 抉

**綱** 入

**綱** 摘揚

**綱** 幽隱較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又

**綱** 綱鑑易知錄

**綱** 卷十六

**綱** 宋神宗

**綱** 五

**綱** 原卷七三

**綱** 大至二十三

歷十九年而成

邢恭簡

高后不願  
私恩  
禮堂行我  
初政

衛士以  
加額

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詔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乙丑八年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許皇太后權同聽政

臣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高氏權同聽政許之三月甲午朔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頵均日問起居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毋輒入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成謀密語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邢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祝意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使知開封府

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於朝帝崩太子即位赦帝崩年三十八太子即位生十年矣

史臣曰神宗孝友謙抑敬畏輔相不事遊幸勵精圖治將大有為未幾王安石相安石為人倖倖自信且祖宗志吞幽燕而數敗兵帝奮然將雪數世之恥未有所當遂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天下洵強動帝終不覺悟方衝然廢還元老擢斥諫士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倍數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太妃德妃帝生母也太皇太后既聽政散道脩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庭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閒保戶馬親社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十四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心馴致大

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栗而退罷免行錢司馬光自洛入臨軼夏五月詔求直言光居洛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

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光欲入臨也避嫌不敢時程顥在洛勸光行乃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

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去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於是上封事也者千數程顥

大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去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於是上封事也者千數程顥

新法至聖

為宗正寺丞未至卒諱曰未至卒有傳顯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

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至是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顯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

汝南河南汝寧府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

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歲之氣盈於面背同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

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勳聲色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

馬文彥博米眾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

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

下賢賢茂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道經以興起斯文為

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

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韙情也哉綱王珪卒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

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諂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

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綱以蔡確韓縝為尚書左右僕射夜兼門下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

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綱詔起光知陳州二江卷過關留為門下侍郎既而蘇軾自登州黔州疎召還緣

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母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

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

改之當如救焚拯溺也綱溺沉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眾議少止

羅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况當易免為

安易亂為治之時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為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先不即理言之乃

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於治宜亦光有以召之邪

**綱**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綱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見四三卷從胡瑗卷六學所居一室寒

一裘啜也粟飲水雖瑗遺聲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終身不用石器行過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居

明孝子徐積粟帛不踐

積粟帛不踐

聖人之道復明

聖人之道復明

孟子之後一人

孟子之後一人

三旨相公

三旨相公

改之當如救焚拯溺也

改之當如救焚拯溺也

聖人之道復明

聖人之道復明

孟子之後一人

孟子之後一人

三旨相公

三旨相公

賣發價金

徐積訓諸生

罷保甲法

此一路福星  
罷市易法  
罷保馬法

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嘗借人書經夕還之借者給臺上辭言書中有金葉積賣衣償之不與辯後以近

臣薦授楚州淮南府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

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鄉人

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為君子聞者敬服及卒賜謚節孝綱秋七月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綱公著知

揚州江蘇府被召侍讀既至拜左丞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

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懼呼鼓舞稱使綱罷保甲法綱冬十一月復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綱

熙寧末侁已嘗為京東轉運使至是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侁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

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今山東濟南

利國兩鐵冶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綱葬永裕陵綱罷方田法綱十二月罷市易法綱呂嘉問知

淮陽軍綱罷保馬法綱罷呼民之憔悴於虐政可謂極其至矣今能於保甲方田市易保馬之法次第而

苟或哲宗不改賢母之政綱起居舍人邢恕有罪綱知隨州綱恕博通經籍能文章從程顥學司馬

祖宗之法天下何由而亂耶綱光呂公著王安石吳充皆重之然天資詭詐冒進與蔡確謀立岐王顥事既不成會王珪卒恕與確及章

惇宣言太皇太后及吳充有異議賴確擁護而止自以為功至是復為高公繪草奏乞尊崇朱太妃為高

氏異日計太后怒黜知隨州綱見上綱云間張氏曰柳觀高祐聽政之初起司馬光呂公著程顥嘉問邢恕罷保甲國綱方田市易養馬諸法皆所以合天心而協人意者也孰謂女后當國而無足稱者哉綱哲宗皇帝綱高太后臨朝第六子初封延安郡王後立為太子在位十五年壽二十五歲而崩綱帝幼中嗣位綱亂而金狄之難萌綱徽欽之禍兆矣綱丙寅哲宗皇帝元祐元年春閏二月蔡確有罪免綱右司諫王覲綱秋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

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

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左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確罪太后不忍斥

綱目得奸  
惡之正  
惟國事未  
有所託

中國相司  
馬

罷青苗法  
罷免役法

司馬光請  
行差役

二害輕重  
略等

正如罷兵  
征而復民

差役當禁  
講設行

之但罷政出知陳州見以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書蔡確有罪免所以予其

子其用君子綱目非厚光而薄確也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伐之議未決光歎

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牘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

屬祝公既而詔免朝覲規三卷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

對遼人聞之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綱以呂公著為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為

尚書左右丞○以李常為戶部尚書綱章惇有罪免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綱惇與司馬光爭辨役法

於太后簾前其語甚悖太后怒斥知汝州汝州河南以安燾代惇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同知院事綱既下給

事中王巖叟侍御史劉摯等交章論燾附惇不當躡遷至封還詔命燾亦力辭乃詔仍同知院事綱罷青

苗法綱三月罷免役法綱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見七十卷三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

撥充州縣常平規七十本錢於是詔脩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規同以下許著為準

餘並除之光復請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定差役法見六四卷四六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顧代蘇

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

緣以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畧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

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世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見四二自是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

衛農天下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

復民兵益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公刺陝西義勇見六八公為

諫官爭評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謝之范純仁謂

光曰差役當熟講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虛心以延眾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謠諛得乘間乘間

處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

媚公以為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光深謝之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

蔡言獨如約

蘇軾三言

司馬光曰  
公著其處  
伊川

蘇軾三言

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其縣之縣顧役致顧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之有

范子淵有罪貶知峽州子淵在熙豐神宗元豐開提舉脩隄低開河糜也費巨萬而功用卒不成護隄壓埽規江之人溺死無算至是御史呂陶劾其罪黜知峽州規上卷中書舍人蘇軾草制詞有

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為至言夏四月召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頤顛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鞅鞅元豐開大臣屢薦皆不起

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七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京陽國子監教授

力辭尋召為祕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頤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也開宦宮女之時少則氣質

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哲宗以啓沃之任待伊川伊川以聖賢之學輔哲宗可謂君臣相遇者矣使哲宗權和惟一勿有聞之吾見武丁傳說不足專美於前矣夫何行道未幾明年遂遭蘇軾之侮而反成黨禍惜哉

韓縝免王安石卒王安石性彊愷恨也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然議論奇高能以辨博濟其說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故神宗排眾論力倚任之及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附經義出己意

辨論輒數百言眾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怨議紛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

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新法始終以為可行者曾子宣曾布也始終以為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

朱子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相續忠直驟迫強戾使天下

之人驚然喪其樂生之樂卒之亂極矣

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而禍亂極矣

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詔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自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

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言者以為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

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言者以為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

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言者以為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

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言者以為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

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言者以為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

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言者以為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



設舉經明  
行脩之士

命程頤等  
修定學制

改試為詳  
置算管  
錫謂謂  
置待者吏  
師二齋  
立觀光法  
置春秋博  
士

錄人之過  
不宜太深  
治道去大  
甚  
立十科舉  
士法

經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彥博年八十一矣詔舉經明行脩之士司馬光請立經明行脩科歲委升

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赦則

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惟懼玷缺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許而士行自美矣於是詔

自今凡有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明行脩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以升甲五月以韓維為門下侍郎

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府登封縣河南崇福宮入臨哭也太后手詔勞劬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

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力非人力所堪者去軀

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

而成矣未幾起知陳州二見二召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至是拜門下侍郎命程頤等脩定學制曰太

學自蔡確起大獄現連引朝士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苛何疑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御

史中丞劉摯以為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臨同太學長貳看詳脩定條制頤大槪以為學校禮義相先錄

尚相也之地而月試之舉謂下有試以較其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

考定高下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錫錫解額謂刻定之士由鄉以去利誘省繁文師儒之官不

繁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待賓齋所以待行能可賓敬者吏師齋立觀光法處益以

學之士易觀卦四爻觀如是者亦數十條六月放鄧綰綰李定于滁滁州置春秋博士呂惠

卿有罪建州安置惠卿見正人黨進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右司諫蘇轍王觀觀歷數其姦請投畀祕

四裔異以禦魑魅類二七中丞劉摯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卷二再貶建寧軍治建州

廉寧節度副使建州安置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

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太后深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

惠卿黨稍安或謂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

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綱秋七月立十科舉士法司馬光奏曰為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

綱鑑易知錄

卷十六

宋哲宗

原卷七十一 三十五至三十六